

致敬父亲

■ 杨端雄

说来惭愧,我自小畏惧父亲,儿时犯错,没少挨揍。不知,这不是男孩子的共同经历。

父亲经手的山地,无论是种木薯、玉米还是三华李,地里杂草总是清除得干干净净,那露出泥土原色的梯地,远远望去,简直就是艺术品。少年时期,我最怕的就是跟他去干活。山猪岭那里我们有几块梯田,到了收获稻谷的季节,父亲带着我们,早上六点多就出发,除非下雨,不然必须要收割完才能收工,所以,通常中午一两点才能够回到家。印象中,我总是割稻,一整天下来,又热又累又饿,好几次都快哭了。

父亲为了给我们筹集学费,割了好几年松脂。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能够挣到钱的工不多,而割松脂虽然辛苦,但是收入不菲。在收割季节到来之前,父亲砍回约丝单竹,这种竹子高大粗壮,能满足制作盛放松脂杯所需的竹签。父亲将这些竹子分解削成手指大的竹签,为了使竹签经久耐用,还将这些竹签煮过晾干,而我和哥哥就帮忙将预先买回来的塑料布裁剪好,再按照设计好的样式在煤油灯前用火一烫,简易的松脂杯就可制作好。

跟随父亲进山,父亲负责给松树去掉粗皮,接着教我们如何钉竹签,如何套上塑料布松脂杯。然后他继续向前,茫茫的远山寂静无声,只留下父子三人相互鼓励的声音。割松脂的季节到了,父亲清晨出发,手持三齿铲刀,还带着一个

盛满粥水的铝制饭盒。他要走完松木岭、锅铲坪、沟坑这三个山头,往往割完回到家里,已是中午一点多,个中辛苦不言而喻。到了收获的日子,父亲和哥哥挑着木桶,而我身体单薄,就拿着蛇皮袋一起进山。收松脂是我此生难忘的经历,既兴奋又抗拒。兴奋是因为收松脂可以有钱交学费,还可以改善一下伙食;抗拒是因为山里面山蚊肆虐,劳作繁重,实是苦不堪言,不过,这种艰苦坚定了我求学之路的信念。松脂在时间的催化下凝结成块状,看起来就像是玉石,我们虔诚地将这些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放入桶中、蛇皮袋里。傍晚回到家中,父亲顾不得休息,立刻联系拖拉机将收获的松脂送到镇上的松脂收购点,而我和哥哥就在河边用煤油、洗衣粉清洗黏糊糊的双手,然后一头扎进沙湾,让河水洗去一天的疲劳。晚饭后,父亲在清点着卖松脂的收入,脸上终于有了些许的轻松。

父亲竭尽所能,支持我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师。哥哥成家立业之后,我们家也拆旧建新住上了新楼房,我们的家庭慢慢走上了正轨。然而,父亲依然忧心忡忡,因为他还是充满牵挂。

直到我也要成家了,对象也是教师。父亲掩盖不住的喜悦,忙里忙外,竭尽全力为我操办婚礼的各种事宜。期间,我和父亲去怀乡镇采

办婚席所需食材。父子俩从怀乡茂源超市出来后,下起了倾盆大雨。避雨中父亲又进超市买香烟,只见他站在烟架前思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旁边收钱员等得实在不耐烦而发出了责备声,父亲急忙指着双喜,样子极尽的孱弱而又卑微。见此,我快步过去,想挽回一下父亲的颜面,可是父亲已经小心翼翼地口袋里取出零钱结账了,然后静静地站到门口,轻轻抽出一根香烟点了起来。这一刹那,再也不敢正视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衰老得连在陌生人面前抬头挺胸的勇气都已流失。曾经铁打的汉子,已失去了昔日的活力。

父亲询问我们是否见过他退伍时带回来的红色五角星。他们离队的战友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让老兵们重拾了昔日的荣光。我凝视父亲参加部队纪念活动所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父亲身着军服,军帽上的红色五角星熠熠生辉,笑容满足,神采奕奕。瞬间心生感动,我想,那一刻,我的父亲应该回到了他火热的青春,那也是他的高光时刻。

父亲节将至,感慨良多,因为我自己身为父亲这个身份也已多年。现今,更深刻地理解到我父亲的心境: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有自己的信念,有亲人的陪伴牵挂,那生活就是值得奋斗的。父亲节。我的父亲,请允许儿子向您致敬!

思念

■ 杨东声

“每逢佳节倍思亲”,又是一个父亲节。今夜我辗转难眠,我念着我那位身躺床上的父亲。

父亲啊,您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

您一生平凡而伟大,辛劳而悲苦。往昔我们家族门衰祚薄,男丁希微,续绝几断。您从小失怙失怙,失伯叔,是几家合成了一家。一群寡嫂合力把瘦弱多病的您抚养长大。您伶仃惶恐,小小的年纪,就受尽了人间的冷暖。您十二岁那年,家道实在无以为继,需要一个男人操持家务,无奈让您从学堂里辍学回家,把犁扶耙,养牛弄地。看着您扶着与您等高的犁耙,艰难地劳作的情景,连路人都会唏嘘感叹。而您却用稚嫩的双肩顽强地挑起了强压在您肩上的两副重担——一副为家庭生存而奔波劳苦的重担,一副是为继承香火而生儿育女、兴旺家族的重担。您养活了八个儿女,终于为残烛将熄的家族香火添旺了香火。而您为了几个孩子的吃穿用度,供书待墨耗尽了您一生的精力,费尽了您一生的智慧,献尽了您一生的慈爱!

生活中,有的人伟岸如山,有的人渺小如草。父亲,您身材矮小,却伟岸无比。您的伟岸在于您的责任、担当和坚强及由此展示出来的力量。凭着这力量,您奇迹般地使一个已式微多年的家族慢慢得到“希望”的青睐,让一个充满冰冷的门庭渐渐得到“温暖”的陪护。

父亲,我知道您一生有许多期盼,特别期盼儿子有出息,能给贫穷的家带来改变。记得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考试制度,一天深夜,我醒来小解,睡眼惺忪的我看到厅堂上昏黄的煤油灯下您还在努力地编织竹筐。您低着头,不停地摆弄篾条,忽然,您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什么时候我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让我能吃碗清闲自在饭

呢?”朴实的言语中蕴含着多么殷切的期望呀!我轻手轻脚地退回床上,双手掩面而泣,紧握拳头,发下誓言:父亲啊,我一定要让您实现心愿,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也许是您这无意的激励鼓舞了我,后来我考上了。虽然录取的院校并不理想,但也着实让父亲您的面容从此消去了忧郁的神色,挂上了丝丝的笑容。然而,自工作以来,一直为病痛所扰,还来不及让您实现“吃碗清闲自在饭”的心愿,您就匆匆的离开了人世。父亲呀,我什么时候才得以还您那个心愿呢?

可曾记得,我奋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获得很好的口碑。这时,一个小小的误传到您的耳朵,说我被领导看中了,调任某某领导的秘书。您多次询问我,我据实否认,您竟然不相信我说。由此我惊奇地发现,一向谦和低调的您,内心竟一直怀揣着一个令我为难的愿望:多么渴望儿子在机关单位上有所作为!我知道您的愿望就是寄望我改换门庭,振兴门庭,光宗耀祖!您极力反对我辞职下海,跟从兄弟去经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每每念及您生前对我的关怀与期望,如今却两手空空,无以回报,我就羞愧难当,潸然泪下,辜负了您的抚养和期待。现在,我已白发丛生,身体每况愈下;仕途本来就一直不是我选择的人生道路,现在更不可能有重新争取的欲望;要想在今生实现您的愿望,已绝不可能了。父亲呀,不知是否真的来生?倘若有的话,请父亲您放心,我愿意改变人生的追求方向,在来生中,去试一试,拼一拼,以祈实现您的心愿,好吗?

父亲,我知道您最牵挂的人是母亲。您放心吧,我们会把对您的爱加倍地加到我这位同样饱受苦难的母亲身上的。

安息吧,父亲。

父亲

■ 叶泽

夏天被蝉鸣隔在左边了
右边落叶送过来一个秋天

父亲被送回到老家的旧房子
锈迹的门环,渗出他奋斗的汗渍
瓦屋脊梁上犹系着的红绳
模仿他默默无言,此时的父亲
句子简单平坦,没有修饰

可父亲那些年轻时曲折的日子
句子跌宕起伏,铿锵有力
一直是我黑暗中的亮光
他在风雨中翱翔起伏
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春天
就算桑榆暮景,犹在小镇画出
一条彩虹大道
密密麻麻的笔记
句子全是数字和收割的感叹号

之后,父亲迎着骨髓里刮过的萧瑟
温和的笑容被鸽子衔着
使天空打开了它所有的蓝
随之父亲平躺着
让生活的疼痛成为遗迹
也铸成我心中永远的丰碑

给父亲写首诗

■ 鲁秦儿

父亲用坚毅的眼神
宽大又窄小的肩膀
粗糙又温暖的大手
抚摸着岁月
抚摸着生生不息的白天与黑夜

父亲的日子里没有诗意
更没有远方
他背着日月
带着星辰
一年又一年
行走在繁华又萧条的小镇

此刻,我踏着父亲走过的足迹
来到小镇庄园
我拥抱了
多年无人认领的风物
采摘了紫苏、百草香、薄荷草
把它们揉成光阴的思绪
写成一首关于父亲
关于故乡的古诗
撒在
已没有当年光影的桥头

父亲种的杨桃树(外一章)

■ 黑石

老家在,杨桃树在,父亲就从未离开。

树菠萝

树菠萝熟了。在这个青葱而炎热的季节。
菠萝蜜发自内心的香,不小心吐露心事,最先发现信息的是蚂蚁、虫子和蜜蜂,风儿和盘托出这香,它也告诉了我远方的乡愁。

站在老屋院子背后最大的木菠萝树下,我心绪涌动。

十多米高的菠萝树挂满菠萝。菠萝带着有点羞涩而又有点陌生的目光与我对视,菠萝树像一位纯朴的母亲,领着一群可爱的孩子,伺候着我这位熟悉而又有点陌生远门而回游子,这境况竟让我感觉有点不太自然。

菠萝树的目光我是懂的,些许的幽

父爱,似水如山

■ 陈丽群

渐已年迈的父亲对许多事物少了兴趣,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消磨到大街小巷里:或与人闲聊,或看别人下棋……末了也总会带些他喜爱的小零食回家。

母亲说:“爸爸散步回来啦,带回来两袋面包,说是蛋糕店搞特价,买一件,加一块钱多一件哩,你回来吃呀。”

我没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候,类似的说话常常通过手机充斥在耳边。

那次我出差在外,母亲打来电话:“爸爸今天带回来一串葡萄,我们都吃过了,剩了些说要留给你哩。”

“我还要好些天才能回去,葡萄不耐放,你们吃了吧,别留着。”我说。

母亲唯唯诺诺地答应了,我也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几天后,我进了家门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父亲便兴高采烈地把一小串珍珠葡萄塞到了我手中:“我洗过了的,快吃吃吃,可甜了。”

葡萄虽然附着水珠,颜色却有点暗哑,有些果的表皮已有星星点点肉眼难辨的霉斑,与梗连接的部分甚至出现了一小圈枯黄……我愣住了:“这是那天剩下的葡萄吗?”

母亲欢喜地说:“嗯嗯,总算等到你回来了……”

我眉头一挑:“不是让你们别留吗?你们啊,总是等到东西都变质了还舍不得吃!”

母亲细声细气地解释道:“是爸爸坚持要给你留着的呢,他说,难得买到这么甜的葡萄……”

真是一对可爱的父母!我看看他们,再看看手上的葡萄,眼里新觉温热。低下头,我把葡萄一颗一颗摘下来,细心剥掉软塌的外皮,塞进嘴里,抬头望向父亲,父亲也正看着我。我故意把嘴巴咂得响响的:“爸爸,你买的葡萄是真甜呢!”

父亲咧开了嘴,得意地笑起来。

物品都有保质期,唯有父亲不论

是年轻或是年迈,对我们的爱却时时新鲜,历久不变!

我隔天就要上夜班,从家到单位约两公里,我一般以自行车代步。哪天白天在外面办事,到了赶不及回家吃饭,电话知会父母后就直接去了上班。

父亲急了:“这顿饭你吃不吃没关系,但没车,得多久才能回到家啊?”

我没耐心:“没事没事,我跑快一点也就二三十分钟,比骑车慢不了多少;再不行我还可以打个车呢。”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划过了。那料我到岗没多久却见一辆三轮摩托车在单位门前停下,朦胧夜色中,我在50米外看见从车兜里下来一个男人,接着司机疾步过去帮忙把一辆自行车拽了下来。

我觉得好笑:这人好奇怪,自己有车还要带着车坐个三轮车!

男人步履蹒跚地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那自行车,跟我家里的挺像,男人的身形看着也有点熟悉,近了近了……啊,竟是我那年过八旬的老父亲!

我惊讶不已,赶紧快步迎上前:“爸爸,你怎么来了?”

父亲笑得宛若童真稚子:“我把车送过来,下了班你就可以早一点到家啦。”

从父亲手里接过自行车,我说:“爸爸,你哪里用得着专门跑一趟呢?”

父亲辩解:“不是专门的喔,反正饭后都是要出来走一走的——车给你了,我就慢慢走回去。”

看着父亲的背影,我百感交集:这哪是饭后走一走?夜里的两公里对于八十高龄的父亲而言绝对不是短途,在他眼里,我分明是个完全还没长大,需要他倾尽全力来照顾的孩子啊!

父亲从不曾对我们说过一个“爱”字,他的爱,都藏在不经意的细微之处……似水柔情,如山厚重!

面回来。父亲既要在工厂上班,又要兼顾乡下的农活,兼做些副业,他瘦削的身板,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我从他爱抽水烟筒的沉默里,读出一种情怀和担当。

春夏秋冬轮回,杨桃树伴我走过乡间的岁月。之后,我也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回老家自然是少了,但关于杨桃树的那些亲切感,依然浓烈,我深知,这是因为父亲,一个我生命中至爱的亲人。

现在还蓬勃生长的老屋院子里的杨桃树,作为老家地理的标记,已深入我的人生,不可磨灭,它甚至常常成为我思念父亲时的幻象,成为父亲的替身。

人生的行走,其实只是个过程,回望前程时,最温暖记忆的部分,仍然是最初出发的故乡,最亲切的面孔,莫过于于父母亲人。一棵杨桃树,替我说出我最浓烈的乡愁,包括我对父亲最深切的怀念。

父亲的信

■ 影月疏梅

又到六月,六月是父亲的节日,在这炽热的季节里,与父亲有关的物事总会涌上心头。

那是2021年,茂名日报征集父亲的老信件,我清楚地记得我有几封父亲给我的老信件。但我止住了翻找的冲动,我在等待一个适合的时间。

父亲的信写于二十多年前,我正在外地读大学,为了省车费,除了寒暑假,少有回家。那时,电话还是个稀罕物,话费更是贵,不是我一穷小子消费得起的,于是联系我与家的纽带便寄托在书信上了。

对于我这个大学生来说,写信是件小事,两毛邮费,二十分钟,洋洋洒洒的下笔千言,将想说想表达的话通过那一纸信笺传递给了父母。

然而,我写信容易,家里要我回信却是一件难事,姐姐们不在家,母亲不识字,父亲也只是粗通文墨。于是,为了给我回信,已六十多岁的父亲,一辈子事农,甚少与文墨打交道的父亲,他提起了笔。可是,父亲白天都得忙农活,信只能在晚上写,那年代为了省电费,灯管的瓦数都很低,十瓦十五瓦吧,灯泡上蒙着长年烟熏火燎后留下的灰尘,灯光本就暗淡,再加上墙壁上满挂各样的农家家什——这些老旧的簸箕筛子,与暗哑的房顶、墙壁一起吸取着那有限的光亮。父亲给我的回信便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的。

其实,我知道:父亲写信的困难远不止这些。已趋衰老的父亲白天干农活,耕地、开荒种果,料理果园、农田,早已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晚上昏灯下或蚊虫叮咬,或寒风袭体,父亲却铺展信纸,颤抖着那双因长年紧握锄头铁锹而长满了老茧的手,捏起纤细的笔;用审度惯了果苗不褪的双眼,思维惯了四季农事的大脑审词度句地将家事——告知他的女儿。

可是,父亲的信向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如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做了手术,就是不告诉我,为了不使我担心,不仅他不报,还叮嘱姐姐们不许告诉我。

父亲的来信,信纸常有些褶皱,有时甚至有些缺损,有点油迹,字迹会“笔走龙蛇”,语句会稍欠文理。可是,每次接到这来信,我总莫名的激动,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华美的信笺,最打人心弦的语言,是真正抵万金的家书。那些质朴的文字啊,总能给我带来最大的暖流,给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父亲给我的信不多,一学期也就两三期吧,每读完信,我必小心翼翼地折起,装

好,放在箱底,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积攒着,一年一年的积攒着,从不舍得丢弃其中的任何一张信纸。最后到大学毕业,我把它们带回了家。

参加工作后,人在他乡辗转漂泊,这些家信被我与一些重要的证件叠成一扎,留在娘家。甚至结婚后,我都没有动它们。我深切地记得,在父亲病重前,这些信物还静卧在我给它们找的那个安全的角落里,我以为只要我不去移动它,它便会一直都在,可是我错了,我只想到了我的生活环境的动荡,却失之考虑每一个角落都是江湖,都有它的动荡。

好不容易熬过父亲离去那最初三年的悲伤。今年清明节前,按照乡村的习俗,是开山祭祀父亲的时间,许多被我们小心翼翼压在心底的关于父亲的话,在心底萦徊了千万遍的情愫涌上了心头。

我要以我的仪式悼念父亲:打开我曾经的闺房,拉开曾经专属我的书桌抽屉,伸手准备拿起父亲给我的家信,然而:抽屉空空如也!没有半片的纸头。

那一刻,像旋风掠过心头,我颤抖着手翻找了所有的抽屉,所有的柜子,没有!都没有!父亲留给我的东西,所有的信件都没有了……

许久许久,从房间里出来,我跌坐在椅子上,我知道父亲的信彻底地被我遗失在时间的缝隙中了。

电话里,二姐柔柔地安慰着我,别难过,父亲他老人家一直在,一直都在。我抬起头来,泪水模糊中,看着父亲曾经坐过的椅子,仿佛又看到在与我唠着家常的父亲,行进在风雨如晦山路上的父亲,穿梭在荔枝林、香蕉林的父亲;紧握着铁锹撬动顽石的父亲……

父亲呀,我愚公一样的父亲,信里信外,过去将来,是,他一直都在!

怨,更多的是包容关心。是的,我没有像父亲在世时那样,对它经常施肥浇水,修枝剪叶。父亲像关心我及兄弟们一样关心着菠萝树,它像一个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然后又争气地早早为我们家里献上香甜的菠萝果。而我总是调皮捣蛋,让父亲操心,在我该懂事的年龄还不懂事,该独立的年纪还依赖家里。在菠萝树面前,我是多么的惭愧。

父亲在世时,他总是在菠萝蜜香的成熟季节,喊我回家吃菠萝,一种亲切和温馨延续许多年,成为习惯。父亲走后,我知道菠萝树和我一样,伤心落寞。但它没有放弃责任,季节一到,它就它以特定的方式喊我回家。

而今,在菠萝树面前,我更多的是用目光与它交流,我没有学会像父亲那样用水烟筒咕咕噜噜和它说话,这是我深深的遗憾,我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和父亲一起吃菠萝了。

菠萝树啊,你是否知道,这是一个儿子今生最痛的无奈和悲伤!



柯丽云 摄